

重返《简·爱》文本

谷立立

■看点

以当下的眼光来看,《简·爱》应该算是不折不扣的超级文本。自诞生174年以来,学术论文层出不穷,影视改编从未间断。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另辟蹊径,重新解读这部经典?《简·爱》的光影转世是一次不错的尝试。书中,学者戴锦华与青年学者滕威一起以《简·爱》的影视改编为切入点,从影视语言的角度解析这部经典之作,看法新颖,观点独到,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路。

戴锦华对《简·爱》的喜爱由来已久。《简·爱》的光影转世的创作源于一次偶然的契机。旅美期间,她曾在纽约的艺术学院看过美国导演凯瑞·福永2011年执导的新版《简·爱》电影。这部电影触碰到她内心深处的柔软,由此引发出“记忆中的一小片少女情愫”,以致多年以后仍然念念不忘,“若有所感,依稀怀旧”。只是,这种怀旧式的感悟往往过于自我,很难引起他人的共情。于是,就有了她与滕威的对谈。不过,我们仍然无法将《简·爱》的光影转世当作严肃刻板的学术专著。套用戴锦华的说法,她们的对话就像一次“极端投入的游戏”,说说笑笑、自娱娱人,“柳暗花明地展示了这一议题的丰富有趣”。

以名著改编为例。在戴锦华看来,名著的影视改编往往难以令人信服。借用“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说法,就成为了“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简·爱”;文字(语言)首先带来的是想象,影视作品则以视听取胜。同时,影片受制于时长的限制,常常挂一漏万,“很难将长篇小说的诸多线索、人物、场景、细节全部纳入”。至于等而下之的改编,与其说是全新的解读,倒不如说是“原作改编版”。

自1910年首次被改编为默片起,《简·爱》就开始了一场漫长的跨时代、跨语言的影视化进程。时至今日,这本书已经有了近30个不同的影视版本,堪称“全球超级文本”。但问题是,无论哪一个版本都无法完整地再现夏洛蒂·勃朗特写作时的勃勃雄心。很多时候,它们就像是躲在原著熠熠光芒下的影子,既无法撼动小说在欧美中产阶级主妇中颠扑不破的地位,更不自觉地承担了替原著推波助澜、卖力吆喝的功能。

比如2011年版的电影《简·爱》,戴锦华说它“前所未有的改变了原作的自传体顺时叙事”,以简·爱的出走开始,给人以“笨拙”之

感,充其量算得上是“忠实原著”的成功电影,用“看似极简的视听语言再现了19世纪小说的‘透明’叙事,但那却是精心营造和全新科技手段的效果”。那么,《简·爱》究竟是怎样一本书?来看看戴锦华的说法。她坦承,她对《简·爱》的解读,核心在于“对文本的重返”。因为每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一卷厚厚的羊皮书,一卷可以不断地余抹、重写、时代、历史、社会的书写痕迹重重叠叠、斑驳多端之书”。

这样看来,《简·爱》并不简单。表面上,这是一个出身贫寒的平民女子如何跨越等级森严的阶级壁垒,找到真爱的故事。但其实,出于19世纪英国社会对女性作家的偏见,勃朗特借用男性的身份,完成了这部振聋发聩的女性主义宣言。于是,就像海明威的“冰山理论”一样,《简·爱》的字里行间隐藏了太多无法向世人说出的潜台词。这是一部可以从多角度解读的作品:既是成长小说,也是爱情小说,更因为彼时流行的哥特元素,自然而然地带有一点惊悚的气质。

因此,如果我们可以放下成见,细细研读,应该也不难从中发现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生态、经济政治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比如罗切斯特的前史。他是怎样一个人,有着怎样的经历?勃朗特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但问题是如果他真的拥有贵族家庭的荣光,那么又为何会有“阁楼上的疯女人”伯莎的存在?原因很简单,一切皆取决于19世纪英国的经济政治制度。勃朗特写作《简·爱》的年代,正是狄更斯创作《雾都孤儿》的时期。那时,宪章运动渐趋高潮,“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作为这一时代的见证者,勃朗特更愿意以文字塑造一位拜伦式的英雄。这就是罗切斯特。他的傲慢、喜怒无常、玩世不恭,皆出自勃朗特个人的趣味。但他终究还是无法超越他的时代。19世纪的英国以长子继承权为安身立命之本。身为次子的罗切斯

特没有继承权,本质上与自嘲“贫贱女子百事哀”的简·爱并没有什么不同——在维多利亚时代,家庭女教师是受过教育、却没有嫁妆的女性唯一的职业选择。

好在还有婚姻。彼时,攀上一门好亲事就是光耀门楣、咸鱼翻身的重要途径。因此,为了摆脱即将来临的赤贫,罗切斯特只能听从父亲的安排,与来自殖民地西印度群岛富庶家族的伯莎·梅森联姻,完成了一段彼此双赢的交易。由此,罗切斯特家族增加了财富,梅森家族分享了贵族的姓氏。而罗切斯特自己呢,不过是伯莎用3万英镑“购买”的丈夫——不必怀疑,正是有了这样的情节设定,才有了2006年版电影《简·爱》中那句颇具“喜感”的对白“我们是李生儿”。

不得不说,勃朗特又一次完美地颠覆了我们的认知。如果要为她的“颠覆”加上形容词,那么一定是“女性的颠覆”。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言之凿凿地告诉我们,“女人啊,你的名字是弱者”。但具体到《简·爱》,却是不同的。至少,简·爱不是“弱者”,不会躲在罗切斯特身后,甘心情愿地听任他的摆布。爱情是她成长的必要经历,却不是唯一的归宿。她的爱情宣言,更像是女性的平等宣言,一语道破了勃朗特的良苦用心:男女,贫穷与富有,地位高低,并不妨碍她追求人格的平等。至少在小说中,出身贵族之家的罗切斯特与贫苦孤女简·爱,从一出场起就毫无差别地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

同样的还有救赎。古往今来,文艺作品中从来不缺少“英雄救美”的桥段。但勃朗特偏偏不认同这条放之四海皆准的规则。确切地说,简·爱之所以能够笑到最后,不是男权社会赋予了她多少权利,而是她的“自我赋权”。在伯莎首次纵火的夜晚,勃朗特特别出心裁地安排简·爱挺身而出,救了罗切斯特的命。当然,这种救助并不仅仅限于身体,而是深深地扎根在内心:与简·爱的相遇,开

启了罗切斯特的觉醒。36岁的他渐渐从地位、门第、阶级、财富的束缚中抽身而出,进入一种“更高尚、更纯洁”的生活。就像演员迈克尔·法斯宾德(2011年版电影《简·爱》罗切斯特的扮演者)所说,“罗切斯特是一个保有某种尊严感的病人,简·爱在治疗他,令他最终找到了安宁与和谐。”

或许,这就是《简·爱》深受影视编导喜爱的原因所在。它的前瞻性,远远地超越了它诞生的那个时代。勃朗特不像同时代的英国女作家那样,只会在两英寸的象牙上精雕细琢,写写婚丧嫁娶的贵族日常。相反,她的内心是自由的,“就‘理论云层’覆盖的密度与厚度而言,简·奥斯丁或艾米莉·勃朗特难以望其项背”。如果可以的话,完全能够从浩如烟海的《简·爱》研究中衍生出另一个重要的分支:“简·爱学”,就像“红学”之于《红楼梦》。因此,尽管诞生于174年前,《简·爱》并不过时。它终将带着自己时代的文化基因,以跨时代的姿态,向今天的我们重述那些远去的历史。



古代中国视野下的丝绸之路

曲宏

关于古丝绸之路的书不少,但郭建龙的《丝绸之路大历史》一书却以全球化为切入视角,以历史时序为经,从张骞、玄奘、宋云等一个个历史人物、历史故事入手,勾勒出丝绸之路的全貌。从而印证,西汉到魏晋战争前的2000年,不但是丝绸之路的兴衰史,也是中国与世界的文明交流史。

古代丝绸之路全景再现

中国视角下的丝绸之路是什么样子呢?《丝绸之路大历史》会让你有一种走在路上就是游历古代诸国的感觉。郭建龙擅长写作历史游记,无论是写百年中东,还是写非洲200年,都以宏大见长。为写作《穿越非洲两百年》一书,他曾经在2014年、2017年两度深入非洲,游历了非洲17个国家50多座城市。“丝绸之路”是一个大题材。这个名词是德国地质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于1877年首次提出的,他两次来到中国,为其著作《中国》收集材料。后来丝绸之路的概念逐渐扩大。

今天我们说的丝绸之路指的是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郭建龙的书多以“大”为叙事框架,所谓“丝绸之路大历史”,就是以整体的历史意识,叙述丝绸之路的大事,把握历史大势。陆上丝绸之路起源于西汉使臣张骞出使西域时开辟的贯穿亚非欧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陆上通道。张骞第一次出使占据阿姆河两岸的大月氏时,意外地闯入了大宛、大

夏等国。张骞根据所见所闻,收集到了沿线国家的各类信息,从而打开了汉朝人的视野,让当时的人们看到了世界更辽阔的地方。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又派出他的副手们出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以及位于南道上的于阗等地。安息是伊朗高原上的古代国家,即帕提亚王国。身毒指印度地区的罽宾是受大月氏人冲击而南迁的那支塞克人建立的国家,克什米尔地区在隋朝之前叫罽宾。按《汉书》的说法,西域国家有36个,后来分裂成了50多个。实际上,这些小国都是些部落,位于西域南北两条的主道上。

如果说张骞开通了丝绸之路,把中国与西方世界联系在一起,并了解到在中国之外的那个广袤世界是什么样子。那么,此后的新玄奘西行,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则更为深入,它记录了印度更为遥远的地方——南印度。那时,玄奘的足迹遍及印度大陆上的主要国家,从南部、西南部到北印度和西印度。玄奘是向西探索中国以外世界的无数使者、商人等的缩影。丝绸之路是东西方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大动脉,让东西方世界因此联系在一起。如果说全球化,那么丝绸之路开启的就是古代的全球化。丝绸之路的历史,就是一部古代的全球简史,它塑造了人类的过去,也影响着人类文明的未来之路。

丝绸之路上的中西文明碰撞,悄然重塑了世界文明格局。古丝绸之路上的中华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希腊文明以及相互之间的交流互鉴,在本书中得以一一展现。

书中涉及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多方面的内容。书中呈现了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内在变化以及中国人与世界打交道方式的演变。汉代政策以征服为主,唐宋则喜欢采取鼓励和利用贸易的办法。唐宋也因此成为开放的王朝。宋代,贸易资料集记载了海外58个国家,还记载了海外47种特产。宋代贸易最远地区到达北非地区的摩洛哥。宋代的大船在东南亚地区取代了波斯和阿拉伯人的大船,成了该地区的主宰。香料东来,丝绸西去,文明交流也是东西双向的,丝绸之路因此将亚非欧三大洲联系在一起,东西文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实行了大交流。丝绸是中国最古老的大宗出口商品之一。因为丝绸特别适合长途陆路运输,中国经济制度又鼓励人们大批量制造丝绸。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郑和给非洲带去的是和平愿望和真诚的友谊,而不是刀剑枪炮、抢夺奴役,中国和平相处的文化理念成为与非洲朋友相处的原则。

全球文明交流深度呈现

丝绸之路的推动力始终是复杂而多元的,有政治、外交的需要,也有经济、财政的需要等因素。一些海外物品在中国慢慢由进口变成了本地生产。开心果,它的原产地是伊朗。在唐朝从中亚或更遥远的西方经中亚引入中国的有甜菜、莴苣、巴旦杏、无花果等。南宋时,一名叫洪皓的使臣从待了15年的金国带回西瓜种子。而绘画、雕刻等多重艺术都有西方的影子。蒙古人的文明融合是最有代表性的,蒙古人建立的帝国一开始就是世界的。大量外国人借助蒙古人来到中国,除了中原人之外,波斯人、俄罗斯人和叙利亚人都为蒙古人服务。这些人将世界知识和信息带到中国,蒙古人也因此对丝绸之路的理解超越了几乎所有的朝代与国家。而且,蒙古人在东方和西方继承了最开放的文明,东方的南宋和西方的阿拉伯帝国都以经营海洋为国策,这种开放性深深地影响了蒙古人。

在以丝绸之路为主的讲述中,作者也旁涉了东南亚、中亚、欧洲、非洲等诸多国家的历史文化,如古楼兰、东南亚各国的变迁史。就像《清明上河图》反映城市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一样,这本60万字的书反映了丝绸之路上各国的文明变迁和交流史。作者以恢宏的视野、对历史大势的把握能力、较高的文字驾驭水平,以时间轴和空间轴缓缓展开一幅令人惊艳的历史长卷。在2000年的时间长河中,那一个个历史人物,那一幅幅地域风俗画、那一件件历史大事,构成了整个长卷中的一个个元素。全书有点有面,有起有收,远近相接,收放自如。作者拨开历史云雾,一个经过历史验证的道理渗透在字里行间:开放则兴,封闭则衰,包容才能让进步持续。也许,这就是丝绸之路大历史留给我们今人的遗产吧。

在以丝绸之路为主的讲述中,作者也旁涉了东南亚、中亚、欧洲、非洲等诸多国家的历史文化,如古楼兰、东南亚各国的变迁史。就像《清明上河图》反映城市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一样,这本60万字的书反映了丝绸之路上各国的文明变迁和交流史。作者以恢宏的视野、对历史大势的把握能力、较高的文字驾驭水平,以时间轴和空间轴缓缓展开一幅令人惊艳的历史长卷。在2000年的时间长河中,那一个个历史人物,那一幅幅地域风俗画、那一件件历史大事,构成了整个长卷中的一个个元素。全书有点有面,有起有收,远近相接,收放自如。作者拨开历史云雾,一个经过历史验证的道理渗透在字里行间:开放则兴,封闭则衰,包容才能让进步持续。也许,这就是丝绸之路大历史留给我们今人的遗产吧。

聊书

困境其实都有出路

丁春凌

用伟大这个词定义一个作家,我向来警惕。不过,中国作家里,曹雪芹、鲁迅配得上伟大。

问题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不可逾越的高峰,我们除了知道鲁迅的《祝福》《阿Q正传》及课本里的闰土与猹、孔乙己茴香豆外,说不清楚鲁迅究竟牛在哪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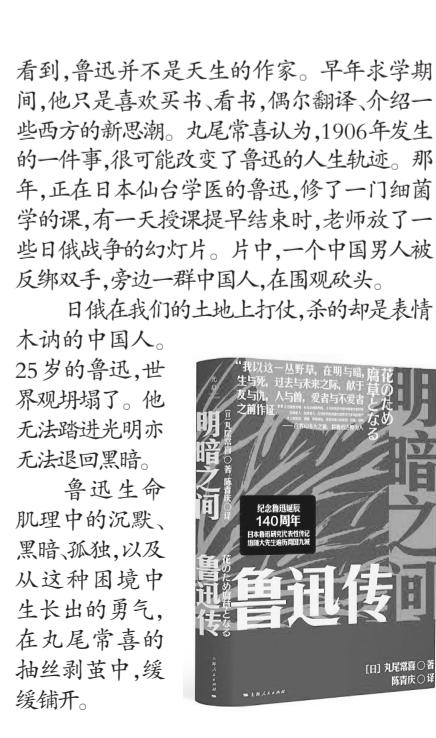
举《狂人日记》说明下: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14个字就把一个人疯了写活了。这要换短篇圣手卡夫卡、契诃夫,至少写半页,芥川龙之介得绕半本书才能兜回来。

那么,写《狂人日记》时,鲁迅正在经历什么?他为什么要像个愤青一样用笔当枪呢?在飘摇的世界里,他如何从绝望中生出了言说的勇气?

这本《明暗之间:鲁迅传》,是日本学者九尾常喜写的。他以鲁迅生活过的城市变换(绍兴—南京—日本—杭州、绍兴—北京—厦门、广州—上海)为线索,试图回答前述问题,和国内的视角有别。

跟随着鲁迅的脚步,走过中日九城,你会



看到,鲁迅并不是天生的作家。早年求学期间,他只是喜欢买书、看书,偶尔翻译、介绍一些西方的新思潮。九尾常喜认为,1906年发生的一件事,很可能改变了鲁迅的人生轨迹。那年,正在日本仙台学医的鲁迅,修了一门细菌学的课,有一天授课提早结束时,老师放了一些日俄战争的幻灯片。片中,一个中国男人被反绑双手,旁边一群中国人,在围观砍头。俄日在我们的土地上打仗,杀的却是表情木讷的中国人。25岁的鲁迅,世界观坍塌了。他无法跨进光明亦无法退回黑暗。鲁迅生命的沉寂、黑暗、孤独,以及从这种困境中生长出的勇气,在九尾常喜的抽丝剥茧中,缓缓铺开。

这本书是艾俊川的文章合集。只要看过他的文史考证札记和藏书经历漫谈,就会知道,他除了会辨伪考据,更会写,而且写得好。

艾俊川毕业于北大,主业是报纸编辑,闲暇时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内容涉及版本目录、藏书校勘、文字训诂。如何鉴定古籍版本?麻将里的“中发白”背后有什么深意?贵州博物馆藏的那册《种芷人曹雪芹画册》,到底是不是曹雪芹的书画真迹?这本书,都进行了“顺藤摸瓜”。

讲真,如果不是看艾俊川的抽丝剥茧,我确实不知道曹雪芹还有本画册存世。这可能就是考据的乐趣所在。以前看一些学者的分析说理,摸来摸去,到处是藤,离瓜反倒远了。《且居且读》里,搞得我理解了,包子饺子虽然长相不同,却连在一起。起言及的道理了。这对兄弟食品,都是“包”出来的带馅面食。

看这本书,时不时就要合上书,缓一会儿,想我是不是该找个人聊聊。

这是一位心理治疗师的回忆录,讲述了发生在她诊室中的故事。

书里的4个来访者,让我感觉到,他们就是我身边的:一个40多岁、事业成功、自以为别人都是笨蛋的制片人;一个30多岁、才结婚就被诊断出患有绝症的大学女教授;一个60岁,离过3次婚,感觉孤独绝望,扬言日子不再出现转机就要在70岁生日当天自杀的老太太;一个20多岁、有酗酒问题,谈恋爱一再受挫的姑娘。

看他们几个人的倾诉,你会发现:无论身份背景怎样,面对的烦恼其实大同小异——爱与被爱、遗憾、选择、背叛、死亡。

说到底,只要活着,就要面对、觉察、成长与改变。

生活不就这样嘛,别抱怨了。



熟悉秦少游之名,远在学生时代,因他作的一首《鹊桥仙》。那种婉约轻灵的词句,曾让一位敏感少年心灵颤动,由此认定秦少游是一位多情才子。接着又在《今古奇观》里读到“苏小妹三难新郎”的故事,秦少游是苏小妹不住的新郎,更坚定对秦少游的既有印象。

记住秦少游是江苏高邮人,则是后来的事。因为秦少游便对高邮形成一种惦记。

是在一个秋日上午,从泰州出发,经过两个小时车程到高邮。在高邮市区一条街边下车问路,大巴司机伸手指前方一指说,很近,那就是文游台。

门在景区南部,进门往北走,迎面一列石阶,主建筑在石阶之上,土台最高处。进门第一眼所见,便是土台南边小广场中间一尊塑像。一米多高花岗岩底座上,立着一尊古铜色全身塑像,底座正中间一块光面花岗岩石板上,镌刻着两个金色大字:“秦观”。塑像便是秦少游,少游是字,秦观才是其正名。抬头

瞻仰塑像,但见少游衣冠楚楚,一手持书卷高举于胸前,一手反背在身后。一看就是读书人,把书放在很高的位置。他极目远眺,给人意气风发之感。那模样绝不是一介落魄文人,俨然一位春风得意的显达之士。估计,这便是乡人心目中的秦少游。见到秦少游塑像,始信文游台真是因秦少游而生,秦少游是文游台的灵魂。那一刻想起秦少游身后800余年,另一位生于高邮的汪曾祺,在其《文游台》一文中写道,“文游台实际上是秦少游的台”。

关于文游台,《高邮州志》载:“宋苏轼过高邮,与寓贤王巩、郡人孙觉、秦观饮酒论文于此。时郡守以群贤毕集,颜曰文游台。”站在秦少游塑像前,想起陆游之师曾几写的《文游台》诗句:“忆昔坡仙此地游,一时人物尽风流,香莼紫蟹供怀酌,彩笔银钩人唱酬。”

“坡仙”是指苏东坡。当年秦少游十分敬仰同时代大文豪苏东坡,苏东坡亦对秦少游格外欣赏,曾给予他许多帮助。熙宁十年,苏东坡从密州移知徐州,秦少游前往徐州拜谒,临别时秦少游作《别子瞻学士》道:“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次年,秦少游应东坡之请写《黄楼赋》,东坡读后直赞他“有屈宋才”,将秦少游与屈原、宋玉相提并论。秦少游曾与东坡同游无锡、吴江、湖州、会稽等地,此间结下了深厚友谊。原先,秦少游对科举不屑一顾,在苏东坡规劝下,秦少游开始发奋读书,积极准备参加科考。可是秦少游命运不济,两度应考均名落孙山。苏东坡为他抱屈,作诗寄信,予以勉励。元丰七年,苏东坡路经江宁时,向王安石力荐秦少游的杰出才学。王安石亦高度评价秦少游诗歌,言其“清新似鲍、谢”。在两位文坛前辈鼓励下,秦少游信心大增,再度赴京应试,获取功名。

元丰七年,苏东坡巡游路过高邮,与高邮本地贤人王定国、孙莘老、秦少游聚会于城东土山,宾主把酒临风诗文唱和,人人风流倜傥快淋漓。因感动于群贤毕集,广陵郡守兴土木筑文游台于东山之巅,画家李伯时作图刻石。东山文游台,遂成淮海名胜之地,《高邮州志》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顺秦少游塑像背后石阶,拾级而上,历史沧桑感油然而生。千年岁月亦如过眼云烟,悠悠盛事却地久天长,群贤聚会佳话代代相传,文光映斗余音绕梁不绝。文游台主楼上下两层,楼下是现代画家范曾绘制的“四贤聚会”陶瓷壁画,画面楠木柱上有一副楹联:“古秦邮湖山留胜迹,文游台佳话传千秋”。楼上是一间四面观光的厅堂,仰视屋顶,可见“古文游台